

黃春明〈看海的日子〉一文中 「永生」神話原型的研究

劉滌凡^{*}

（收稿日：2012年11月5日；接受刊登日期：2013年6月7日）

摘要

在「永生」神話原型中，最常見的一個故事形式就是「返回子宮」。也就是說，返回生命創造的本源那種至善、至福、純真的狀態。故事的主角都得在生命長期遭受苦難崩解之後，會尋求「返回子宮（樂園）」——即回歸生命初始的原鄉，以獲得心靈的淨化與重生的機會。

在臺灣小說中，以黃春明〈看海的日子〉情節與此原型模式有驚人的相似度，可說是最早的典範，故筆者將從「生命長期遭受苦難」、「尋求救贖之道」、「返回樂園」三點來論述之；並提供通識博雅深化課程——「臺灣文學經典選讀」教學一條鑑賞路徑。

關鍵字：永生、神話原型、返回子宮、黃春明小說、回歸重生

^{*} 臺灣首府大學通識中心國文教授。

壹、前言

一、問題意識的形成

黃春明〈看海的日子〉小說背景是在50~60年代的臺灣東北角的山區農村，國民政府從播遷來臺的十年，臺灣社會還是以農業、紡織輕工業為出口導向的經濟，社會普遍的窮困，民生物資非常缺乏。在偏遠山區，花東、或東北角農漁村，食指浩繁家庭，常將女兒賣掉，以解決生活的困境。有人買人家的女兒是做為將來自己兒子長大的媳婦—俗稱童養媳；有的是居心不良，買來當搖錢樹，改善家裡的經濟，養到十來歲，就賣到娼寮妓館當妓女，替養家賺錢。故事的女主角白梅就是其中一個典型女子悲慘的例子。白梅8歲被生家賣給來自瑞芳九份仔陳姓家，養到14歲，便被養父賣到中壢娼寮當妓女，身世如雨夜花的飄零，在此卑賤的行業14年，受盡男人的蹂躪，生命長期處在苦難的狀態。在偶然一次機會，遇到舊識鶯鶯，已從良生子，便興起借種返鄉生子，企求生命重生的願望。此種行徑無形中吻合「永生」神話原型的情節模式。

二、方法論的選擇

神話原型理論盛行於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後的西方學術界，由加拿大文學評論家諾思洛普·弗萊（Northrop Frye，1912~1991年）最早提出的。

原型批評最初是以神話儀式、原始信仰、圖騰崇拜等視角來研究古希臘戲劇，故而被稱為「神話批評」、「圖騰批評」、「儀式批評」。到了1957年，弗萊的《批評的剖析》（*Anatomy of Criticism*）書一出，「原型」（archetype）一詞才被定位為文學批評的術語。

自古及今，中外作家常會不自覺地運用一些基本的意象或象徵，而此意象或象徵普遍存在於世界各個種族的文化之中；原型其實也就是典型反覆出現的意象¹。容格（Carl Gustor Jung，1875~1961年）稱此「原型」為

¹ 加拿大·諾思洛普·弗萊著、陳慧等譯：《批評的剖析》（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年4月，3刷），頁99。

「集體無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²，它是超越個人經驗的反覆出現的原始意象(primordial images)，這種原始意象普遍存在世界各民族的神話中。因此，神話出現的母題，表現在文藝作品中，就是一再重複的意象。也就是說，它是超越時空的限制，會導引相似的心理反應。

對臺灣小說而言，50~60年代貧困的社會帶給人民生命的苦難；臺灣小說家感受到此種焦慮，便透過小說語言的形式表現出此永生主題。西方學者艾利雅德(Mircea Eliade, 1907~1986年)在《神話與現實》(Myth and Reality)一書指出：「在永生的神話中，傳播最廣的主題之一是『返回子宮』(Regress Uterus)」³，也就是說，返回生命創造的本源，「中國道家所認為未有世界以前那種至善和純真的狀態」(同前引)，以獲得某種永生。在自然律中，人類當然受到肉體衰朽、死亡的時間法則的支配。「永生」是一種古老的難題，表映在中外文學作品中，只是一種象徵。因為，人類自脫離母體以後，就不可能重返子宮。當生命遭受一連串苦難與挫折之後，就會出現焦慮感，企圖回到生命最初的本源，以求解脫，或安頓支離受傷的心靈。

因此在臺灣小說文本中，「回歸初生的故鄉」，便成為「返回子宮(樂園)」的母題。中國古代文人處亂世，也都有歸隱山林的行徑，如陶淵明的〈歸去來兮〉，事實上就是「返回子宮」的宣言。

三、臺灣學術界研究神話原型相關文獻考查

從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臺灣學術界有學者引進西方文學批評的神話原型理論，開始有學者運用此理論針對中國古典、現代文本，賦於新的詮釋，相關文獻有：

1. 繆文傑：〈試用原始類型的文學批評方法—論唐代邊塞詩〉⁴，該

² 瑞士·容格著、馮川、葉戈福等譯：《心理學與文學》(臺北：久大文化公司，1990年5月)，頁93。

³ Mircea Eliade. *Myth and Realit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3, p 83~84。

⁴ 繆文傑：〈試用原始類型的文學批評方法—論唐代邊塞詩〉，《中外文學》(4卷

文運用「死亡與再生」原型，檢視唐代邊塞詩中重複出現「春色」與「衰殘」的意象。

2. 許素蘭：〈由紅樓夢之神話原型看賈寶玉的歷幻完劫〉⁵，該文針對賈寶玉一生榮華富貴，到林黛玉死亡，而看破紅塵的證悟本性出家；原作者自行歸納出中國式的「歷幻完劫」的原型。
3. 蔡源煌：〈從顯型到原始基型—論羅門的詩〉⁶，該文針對羅門詩中一再出現的都市意象，原作者自行歸納出中國式的「從有限的世界，去尋找無限永恒的象徵的原型。」
4. 陳啓佑：〈覃子豪兩首詩的原型〉⁷，該文運用「死亡與再生」原型，檢視覃子豪兩首詩中的「落日」、「黎明」的意象。
5. 黃維樑：〈春的悅豫和秋的陰沉—試用弗萊「基型論」觀點析杜甫的「客至」與「登高」〉⁸，該文運用弗萊四季配合黎明到黑夜，象徵「誕生與死亡」的文學類比，引申出的悲喜劇的境界，來檢視杜甫的「客至」—春的喜悅意象和「登高」—秋的悲傷意象。
6. 王孝廉：〈死與再生—原型回歸的神話主題與古典時間信仰〉⁹，該文運用「死與再生」的神話原型，來檢視中國創世神話的重複出現的心象。

以上六位學者各自運用不同的神話原型模式，來考查中國古典、現

3期)，64年8月。

⁵ 許素蘭：〈由紅樓夢之神話原型看賈寶玉的歷幻完劫〉，《中外文學》（5卷3期），65年8月。

⁶ 蔡源煌：〈從顯型到原始基型—論羅門的詩〉，《中外文學》（5卷9期），66年2月。

⁷ 陳啓佑：〈覃子豪兩首詩的原型〉，《中外文學》（7卷10期），68年3月。

⁸ 黃維樑：〈春的悅豫和秋的陰沉—試用弗萊「基型論」觀點析杜甫的「客至」與「登高」〉，發表於民國74年4月，中興大學中文系主辦「第一屆中國古典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收入《古典文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民國74年8月），第7集，頁341~370。

⁹ 王孝廉：〈死與再生—原型回歸的神話主題與古典時間信仰〉，發表於民國74年4月，中興大學中文系主辦「第一屆中國古典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收入《古典文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民國74年8月），第7集，頁115~147。

代文本，只有王孝廉教授所運用模式較接近筆者本文的概念，只不過他是用來考察中國創世神話，而筆者選擇「永生」模式來考察臺灣小說，在臺灣學界可說是首位。

以下便介紹「永生」神話原型模式與常見的心象。

貳、「永生」神話原型模式與心象

(一)「永生」神話原型模式

「永生」的原型模式通常出於下列兩個基本故事：

甲、逃避時間的拘限：「返回子宮（樂園）」——至善的狀態，人類在不幸墮入腐敗與無常之前所享受的那種永生之福。

乙、神祕地服從輪轉的時間：不息死亡與再生的主題——人類由順從大自然週而復始的神祕律動，特別是季節的週流循環，獲得一種永生¹⁰。

黃春明〈看海的日子〉的女主角白梅選擇「返回樂園」——生家坑底故鄉，借孕育新生命，來洗淨自己罪惡，使污濁生命得以聖潔重生，是兩個基本故事的混合。

(二)「永生」神話原型心象

在「永生」的原型故事情節中通常會出現的「心象」有下列三種：

1. 水：以「海洋」或「河流」意象呈現。有生死的輪迴；淨化與滌罪；死亡與再生；無始和永恆；生育與生長等象徵意義。
2. 原型女人：以「大母」(The Great Mother)、「良母」(Good Mother)、「地母」、(Earth Mother)意象呈現。有誕生、生殖、生長、繁盛等象徵意義。
3. 樂園：以「花園」或「農園」意象呈現；有純真未污損的美（特指女性）；生育、繁殖等象徵意義。

以上的所列舉的原型「心象」，都可以從黃春明〈看海的日子〉安排

¹⁰ John R. Willingham, Wilfred L. Guerin, Earle C. Labor, Lee Morgan, 等編，徐進夫譯：《文學欣賞與批評》（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民國77年3月11版），頁135所引。

白梅回到坑底老家，使坑底從貧窮變成豐收的情節看到。

然而，此原型「心象」何以會與「永生」原型緊密的形成文學的象徵意義？筆者在「前言」裡有提到：「神話出現的母題，表現在文藝作品中，就是一再重複的意象。也就是說，它是超越時空的限制，會導引相似的心理反應。」它是弗萊以降，容格心理學家，以及從事神話原型研究的學者，從世界各民族的文學作品中歸納出來的。讀者必須明白的是，上面所列舉的原型「心象」在文學作品出現時，不一定皆具有原型功用。只有批評者在整個文理中，可作原型解釋時，始做如此詮釋。

換言之，也許在原作者創作文本時，並無以此原型作為創作的理念；只有研究者發現有近似原型的模式時，才作如此解釋，這是筆者所要補充說明的。

介紹完「永生」神話原型的情節模式，及原型「心象」後，以下便進入本文的主題論述。

參、黃春明〈看海的日子〉一文中「永生」神話原型的解析

〈看海的日子〉發表在60年代中後期，從「永生」神話原型理論來看，女主角白梅具備有「原型女人」的特質；在「原型心象」方面有大海、坑底農村，在在吻合「永生」神話原型理論，可說是臺灣小說最早的一篇典範。

「返回子宮（樂園）」的前題是「生命長期遭受苦難」，才会有「尋求救贖之道」、「返回子宮（樂園）」，獲得重生的結果，以下筆者便以此三項情節模式分三個節次論述之。

（一）「生命長期遭受苦難」

在西方的永生神話原型文本故事模式，是逃避時間的拘束，返回生命未受污染前的純真狀態，其前提是對生命衰朽、死亡的一種焦慮。反觀臺灣小說具有永生神話原型的文本故事模式——返回子宮（樂園）前提，是當事人生命陷入腐敗、墮落、污穢、奴役的環境，企圖從長期遭受苦難中，尋求心靈或肉體的救贖。

〈看海的日子〉所描寫的是國民政府播遷來臺，早期東北角農漁村背景，彼時社會民生普遍凋敝。白梅就像其他偏遠山村的女孩命運一樣，八歲時，在食指浩繁的家庭中，被生父賣給來自瑞芳九份仔陳姓家；養到14歲，又被養父賣到中壢娼寮當搖錢樹。自有人類以來，不管是貧窮或富庶的社會，都存在這種罪惡的淫窟，滿足男人狎妓的生理發洩的需求。既有需求，就會有不幸的女性同胞被賣到火坑，過著污穢、羞恥的日子。

白梅從事妓女行業14年，肉體長期受男人的蹂躪，使白梅對男人的印象停留「那種雄性般野獸急促喘息的聲音」¹¹，由於「習慣於躺在床上任男人擺弄的累積，致使她走路的步款成了狹八字形。」（同前引，頁45），而視界長期停留在天花板的小世界，造成「平時眼神失焦於在習慣的那點距離上。」（同前引）

白梅從起初的忿怒、痛苦，到極力想擺脫這種污穢的環境，然而不管如何努力，都無法改變現狀的無奈，到後來整個人就認命、麻木了。

白梅生命像一株凋零的雨夜花。「永生」的原型心象—「水」，以「雨水」意象呈現，有負面死亡的象徵。

她最喜歡唱的一首歌就是「雨夜花」。

她對在中壢娼寮和她有同樣背景的姐妹—鶯鶯說：「我的眼淚在幾年前都流光了。…現在你還有很多的眼淚，要是你覺得要哭而哭不出來的時候，你不妨就唱這一支歌吧！」（頁56）

鶯鶯不明白什麼是「雨夜花」。白梅對鶯鶯說：「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不是很黑暗嗎？像風雨的黑夜，我們這樣的女人就像這雨夜中的一朵脆弱的花，受風雨的摧殘，都離了枝，落了土」（頁57）

對白梅和鶯鶯來說：「命運是傲橫的！」（頁57），不是能和它撒嬌改變的事，只有死心於這種悲慘的宿命。

由於這份特別行業，使白梅心靈自卑地無法自在地走入人群。「雖然她早已習慣於在小房間裏，在陌生男人面前剝掉僅有的衣著。但是她還是

¹¹ 黃春明：〈看海的日子〉，收入《兒子的大玩偶》（臺北：大林出版社，民國63年1月），頁46。（案：以下所引用原文，不再另注出處，直接標示頁碼於文末。）

一直很害怕單獨到外頭走動。」（頁46），因為怕被熟客認出，又怕被人看出她是從事特種職業的「賺食女人」的歧視眼神。「這些即是牢牢地裹住她和社會一般人隔開的半絕緣體。」（頁45）；「儘管她怎麼努力於素樸的打扮，始終無法掩飾那種她極力想掩飾的部分和自卑！」（頁43）

因為，自覺生命的卑賤、污穢。一般女人可以過結婚生子的正常生活，和正大光明的走在人群中；對白梅而言，這些是可望不可及的奢想。所以當養母逼她相親，談及隨便找個男人嫁的話題時，母女爆發嚴重的口角。養母用了「爛貨」指責她不識抬舉時，刺傷白梅的自尊心，整個情緒如潰了堤的河水。

對白梅而言，別人可以罵她「爛貨」，養家就不行；養家十幾年，大小八口人，吃的，穿的，讀書的，成家立業的，所有花費都靠她賣皮肉錢掙來的，卻反過來嫌她髒！何況淪落到「爛貨」的悲慘地步，也是養父一手造成的。

白梅對自己的命運已經認定，也做了不結婚的打算，因為在她的想法裡，幹這種行業的女人不可能會找到一個愛她的男人，及帶給她幸福的歸宿。但是這個想法，在養父週年祭，回瑞芳九份仔的火車上，遇到已經從良的舊識鶯鶯，且生了一個三個月大，叫魯延小孩的機緣，就被推翻了。

兩年前，鶯鶯又被養父騙離開中壢，賣到臺東，遇到一位由大陸來臺的五十多歲軍人魯少校，為她贖身，並嫁給他。鶯鶯說：「生男的叫魯延，生女的就叫魯緣。延·表示魯家有繼延了，有希望了。女孩的緣就是緣份的意思，紀念從大陸北方來的他，還有緣份和我結婚。」（頁61）。從那個男人善良的笑容中，便可看出鶯鶯已經結束過去那悲慘的生活。

「緣」可以定住漂泊的生命；而「延」是透過新生命的再生。

魯少校擁著鶯鶯，這幸福的畫面深深打動了白梅的心，尤其是當她抱著魯延，嬰兒的笑聲，也引發出白梅潛在的母性，面對車窗外的大海，忘情的唱自編的歌給嬰兒聽。

「永生」的原型心象—「水」，又再次以「海洋」意象呈現，有再生與淨罪的象徵；純真無邪「嬰兒」，牽動白梅尋求重生救贖的念頭。

女人一生所渴求的也不過是一個家庭，一位愛自己的丈夫，爲他生幾個小孩。鶯鶯可以得到的，她也可以得到。所以在事後和養母發生口角衝突時，白梅迫切需要一個像魯延的孩子。「只有自己孩子的目光，對她才不會冷漠欺視。才能讓她在世上擁有一點什麼。只有自己的孩子才能將希望寄托，…」（頁63），這個意念符合「永生」的原型主題：「返回子宮（樂園）」，也就是污穢、下賤的生命，可以透過孕育新生命得到淨化；這個生命將在不知道她污穢、不名譽的過往的農園——生母坑底的原鄉——誕生；她深信自己「可以做一個好母親」（頁63），此點又符合原型女人：以「良母」意象呈現。

問題是，白梅要去那裡找到一個潔淨的男人？

（二）「尋求救贖之道」

白梅決定在嫖客裡找一位忠厚老實的男人，借種生子。原作者順理成章地安排一位第一次上妓館，本名叫吳田土的討海人。白梅一眼看到「他那種不自然的表情」（頁68），就知道他是理想的借種對象。還有兩人在床上的一些對話，讓白梅看到「他裡面一片良善的心地」（頁71），白梅告訴自己，要和這個男人生一個小孩。原作者也刻意安排這天正是她的受孕期，白梅決定事後不做避孕的安全措施。兩人辦完事後，「似乎真的有個希望靜靜地潛入她的身體裏，而只有她感到那種微妙和艱巨。」（頁75），雖然生命長期「被埋在傲橫的無比的養女到妓女的命運」（同前引）；白梅透過這一次的借種，「希望有那麼一天讓她看到她的希望長了出來。」（同前引）

白梅帶著希望返回原鄉一坑底之前，也就是說，重生之前，靈魂必須經由「水」的潔淨，才能「返回樂園」；在佛教的經典裏也有相似的象徵，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的人，在八功德水池中蓮花化生，如果沒有透過蓮花重生，是無法清除累劫所積的罪業。

原作者再次安排原型心象——「水」，以「海洋」意象呈現，來淨化白梅的原罪：

白梅淚汪汪地抱著滿懷歡喜走下山坡，走向漁港的公路局巴士站，頭

也不回，一秒都不停地向前走著，雖然她都一直在海邊，但是今天才頭一次真正聽到海的聲音，一陣一陣像在沖刷她的心靈。不久，來了一班車，就把白梅的過去，拋在飛揚著灰塵的車後了。（頁77）

「水」有死亡與再生兩面象徵。白梅住在南方澳漁港附近的娼寮，都沒有真正聽到海潮聲，是因為自覺生命長期墮落在污穢的環境，永無潔淨的一天。當然「海」對她來說，沒有任何救贖重生的可能，反而折射出負面的「死亡」、「漂流」、「浮沉」的情緒。

如今孕育新生命「返回樂園」—原鄉，自然海浪聽入耳朵裏就有沖刷洗淨污穢原罪的功能——也象徵白梅精神由「死亡」到「再生」。

如此讀者便可了解原作者在此之前安排一段白梅抱著鶯鶯的孩子—魯延，面對車窗外的大海，忘情的唱自編的歌給嬰兒聽。流露出原型女人的光輝，已埋設伏筆，暗示白梅未來將透過懷孕生子，使生命得以重生。順此思維，以下便導出第三項情節模式的論述。

（三）「返回子宮（樂園）」

在此項情節模式下，白梅要面對內外兩個難題。

外在難題是：原鄉—坑底，是一處終年力作，豐年不免於饑餓，荒年不免於死亡的貧窮困苦的山村。以及坑底農地是官方的林班地，明年要收回，此舉將斬斷坑底住戶的生機。

「返回子宮（樂園）」，在原型的意象中，是指形而上超自然的天界——伊甸園；和形而下的不受污染的農園。此原作者必須將坑底改造成一處豐樂的農園。

內在難題是：萬一白梅沒有受孕，又如何得到救贖？

其次在回鄉之前，白梅生家也面臨內外困境，大哥的爛腿沒錢鋸掉，要看這一季蕃薯的收成價；以及坑底農地，明年要收回。這一連串的問題沒有化解的話，白梅就不是「返回子宮（樂園）」，而是返回一個苦難農村。

關於第一個外在難題，原作者將白梅塑造成「地母」意象——會帶來生殖、生長、繁盛、豐收、等希望之女神。因白梅的回鄉，帶給生家和坑

底原鄉的好運。

白梅首先澤被生家，鼓舞大哥動手術活下去。白梅大哥拒絕動手術的理由是：活下來也是廢物一個。白梅提示大哥一條生命的轉機：「你忘了？你的手藝不是很好嗎？你不是可以用竹子做椅子，做畚箕，做篩子，做很多很多東西？」（頁86）；這段話使她大哥重拾對生命的信心。

「回到坑底的第一個月，是梅子（案：這是白梅在原鄉老家的乳名）對什麼都開始有信心的時候，大哥不但接受她的勸告去鋸掉腿，並且病況非常進步。」（頁87）

其次「最令她禁不住喜悅，那就是經期的時候，月事沒來了。經城裡的兩家醫院的檢查，醫生都說很可能懷孕了。有一個醫生推算，如果這次懷孕的話，明年的正月就是順月。」（同前引）

原作者在以上文本的情節設計，解決生家內在的困境，和梅子自身內在難題：有沒有受孕的問題。接著原作者配合官方土地改革，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等政策，順理成章解決了坑底外在的第一個大難題：

五月的陽光並沒有落掉坑底這個角落。

一天清晨，由坑底一個叫木仔叔的中年人，從城裡帶回來一項消息，使得整個坑底都翻了起來。木仔叔手裡握著一份報紙，像瘋了似的興奮的飛奔上來，每碰到他的人，馬上就傳染上那份瘋狂，在坑底跑來跑去。

木仔叔站在幾個還沒獲得消息的村人的中間，大聲的說：「官廳明年不但不收回山坡地，反而把這些土地都要放領給我們！」（頁87）

在希臘神話裡也有一位森林女神叫狄安娜，祂會帶給大地豐饒的福樂。

梅子的回鄉，改善了坑底困苦的宿命，原作者透過梅子母親的歡喜，點明了也有此相似的用心：

「梅子，你不但帶給咱門家好運，整個坑底的運氣也是你帶來的啊！」老母親快樂起來了。

幾天後，整個坑底人都認為梅子的回來是一個好吉兆，山坡地放領的

運氣就是梅子帶來的。同時梅子對家裡的負責和孝行，在加上對村人的熱誠，她在坑底很受敬重。（頁90）

梅子從孕育新生命的「良母」形象，提升到「地母」神格的地位。過去從事妓女生涯的腐敗、墮落、污穢的生命，已逐漸被淨化，提昇到帶給別人至福至善的女神象徵。

六月是坑底蕃薯大豐收的季節。收成好，不代表收入會好；因為賣出價格是受到大盤控制。今天臺灣稻農已不再有被中盤剝削的現象。因為稻作是主糧，攸關國家民生，由各地農會保證價格收購。但是其它的蔬果、雜糧，就任憑商人削價收購，隨天災缺貨，公然漲價；隨生產過盛，公然賤價；所以天下農民其淒慘如孟子所說的：「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¹²。

從產地到市場直銷這問題，在臺灣，從日據時代到今天，存在數十年，都無法改善，原作者將面臨這個現實的外在難題。

坑底的每戶人家全總動員，為了搶收蕃薯，搶先將蕃薯運到二十幾里外的城裏。二十幾輛的板車載一兩萬斤的蕃薯，造成被收購大盤商殺價到100斤只賣48塊；而兩條鹹魚就16塊。坑底的村民人人忿忿不平：「他媽的，拿鋤頭的真不值錢哪！種的半死，一百斤蕃薯才四十八塊。」（頁90）

坑底農民的收成攸關一年全家的生活所需；被大盤壓榨，此問題不獲得改善，就無法使坑底變成幸福的樂園。

當鄉親長輩福叔質疑梅子：坑底如此苦還想留下來的問題時，原作者再次透過梅子的「以量制價」的建議，改善了堂口市場的收購價：

「一百斤蕃薯四十八塊，這價錢好像我們自己向人要的。」梅子說。

「……整個媽祖廟口的蕃薯市場，我們坑底就佔有七成以上。…每天有這麼多的蕃薯能分三天或四天運出去的話，可能價格會提高一點。」

她趕快聲明著：「我不知道，這是我一時的想法。」（頁92）

坑底鄉親得到啓示，將蕃薯分三批運出去賣，就發現了效果，每一百

¹²（戰國）孟軻著、（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十三經注疏本·孟子》。（臺北縣：藝文印書館，民國65年5月），卷1下〈梁惠王篇〉，頁7。

斤蕃薯多漲了二十四塊。一百斤可以賣到七十二塊。漲了50%。如果每戶產量1000斤的話，收入就有七萬多塊，在民國60年以前的臺灣農村，這是一筆大收入。

試想：梅子8歲未受教育，就被陳家買走；14歲被賣到娼寮，就算養家給她讀小學，那會知道經濟學的問題。原作者再次將梅子提昇到無所不知的智慧女神。

以上文本的情節設計，近乎神蹟般的，將坑底從貧窮困苦，轉化成豐饒農村。可惜的是，原作者在經營此小說時，並非完全依循「永生」神話原型理論——「返回子宮（樂園）」至福故事來創作；因此，在11月，梅子待產期間，原作者敘述坑底冬季連綿的雨水，使每戶土磚牆的房子吃水過重而坍塌下來；正月的落山風又讓坑底像冰窟一樣濕冷難耐。這些自然的災害破壞了「返回子宮（樂園）」四季如春，花團如錦，蟲鳴鳥唱的美好象徵。

雖然如此，原作者還是在梅子生產過程，又扣緊「樂園」的心象——生命在未受污損前的純真至善的淨土。

生產中，梅子因羊水流光，胎兒尚未生出，一度陷入昏迷中。醫生準備放棄小孩，搶救大人的命。此時梅子靈魂走入一片花園，守園人喝令不得闖入。梅子堅持曾在此種過花，但說不出是什麼花。守園人言無此印象；梅子大聲喊叫：「我不管——。」（頁104~105）；梅子又清醒過來，用力擠出胎兒。

此處原作者暗示每個人的靈魂都是聖潔的，都曾在樂園住過。如英國文學家密爾頓(John Milton)《失樂園》長詩所敘述的「因為被魔鬼誘惑，而破壞純真，被上帝逐出樂園……¹³」；《聖經》（馬太福音18：3）也說：「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¹⁴」梅子因母愛孕育生命的聖潔，回轉她污穢的生命。可惜文本在此「花園」的象徵中著墨不多。

¹³ 密爾頓撰，傅東華譯：《失樂園》。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54年6月。

¹⁴ 《聖經》（新標點和合本），香港：聯合生聖經公會出版，1988年。

（四）小結

文本結尾處，原作者再安排重生的梅子抱著新生兒勇敢的走入人群間，搭火車到漁港「看海」。這「幾乎同孩子一起誕生出來的一個意願，一直在心裡鼓動著梅子，…」（頁107）；是初為人母帶給她走出生命的陰影的勇氣，重返人間。

在擠滿人潮的車箱裡，同時有兩個人站起來讓坐給她。梅子對這件稀鬆平常的事感到意外而錯愕住，第一次被人當人看，第一次感受到人性慈善的光明面。

「有一個女人走過來，牽著梅子去坐她的空位，梅子開始正視對方的眼睛，那女人親切而和善的微笑著。她看旁邊的人，她看到所有車箱裡面她所能看到的眼睛，他們竟然是那麼友善，這是她長了這麼大，第一次經驗到。」（頁108），梅子感動的視線模糊起來。曾經一直牢牢地裹住她和社會一般人隔開的半絕緣體，已經不存在了。

「現在她所看到的世界，並不是透過令人窒息的牢籠格窗，她本身就是這廣大世界的一份子。」（頁108）；這些都是孩子帶給她的重生，帶給她救贖。

最後母子一起「看海」。上一次是抱著鶯鶯的小孩；這一次是抱著自己親生小孩。梅子眼眶含著淚水說：「我不相信，我這樣的母親，這孩子將來就沒有希望。」（頁110）；原作者再一次暗示「海」有再生與淨罪的象徵。梅子以原型女人——「良母」的身份返回出生的原鄉，孕育生命而獲得救贖。

肆、結論

原型理論盛行於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後的西方學術界，彼時尚未傳進臺灣文學界。筆者相信原作者黃春明先生，並非以永生原型理論的預設來創作此文本，結果在情節模式上，竟然有如此高的吻合度。雖然原作者在坑底原鄉的敘述有部份情節不符合「返回子宮（樂園）」的至福至善的環境，畢竟那是一種超自然形而上的淨土，落實在人間的話，還

是有不完美之處。應該說是精神的救贖，重於物質環境的救贖。

其次，正如原型理論所說的：各民族有各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形成不同的神話；而各民族神話會反覆出現某些共同心象的主題，產生相似的文化功能。自古及今，中外作家常會不自覺地運用一些基本的意象或象徵，而此意象或象徵普遍存在於世界各個種族的文化之中。筆者以三個情節模式：「生命長期遭受苦難」，「尋求救贖之道」、「返回子宮（樂園）」來考察〈看海的日子〉，果然得到印證。

從神話到文學的敘述範疇，弗萊認為都是一種類比的意象。他把西方文學中的原型分為神啓意象、魔怪意象、類比意象三種，前兩者是非移用神話；後者主要屬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敘述結構¹⁵。〈看海的日子〉可以歸入類比意象的現實主義的敘述結構。而且在50~60年代的臺灣文學作品中可以作為最早的母題(motif)¹⁶。

70年代以後，臺灣社會經濟轉型，城鄉產生變革，西方新帝國主義——以強勢的資本進駐到第三世界——未開發國家，新殖民地提供工作機會，誘引農村子弟為了脫離貧困，紛紛離鄉，投入大都會，西方以優越的人種歧視、傲慢新殖民地的臺灣人。為了生活，大多數人隱忍下來，並且成為都會的新住民。其中少數有尊嚴的人，放棄優厚的待遇，選擇返回原鄉，以獲得心靈的救贖。1978年陳映真〈夜行貨車〉男主人翁——詹奕宏就是一個例子。

由此可見，以西方永生原型理論可以用來考察臺灣文學作品，並且提供通識博雅深化課程——「臺灣文學經典選讀」教學一條新的閱讀視野的路徑。

¹⁵ 加拿大·諾思洛普·弗萊著、陳慧等譯：《批評的剖析》（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年4月，3刷），頁99。

¹⁶ 所謂「母題」是指神話往下傳延第一個最早的以傳奇、或寓言或小說的敘述程式的作品。

引用書目

一、古籍

（戰國）孟軻著、（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十三經注疏本·孟子》。臺北縣：藝文印書館，民國65年5月。

二、近人著作

黃春明，〈看海的日子〉，收入《兒子的大玩偶》。臺北：大林出版社，民國63年1月。

三、外文及中譯本

1. Mircea Eliade. Myth and Realit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3。
2. （英）密爾頓撰，傅東華譯，《失樂園》。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54年，6月。
3. John R. Willingham, Wilfred L. Guerin, Earle C. Labor, Lee Morgan, 等編，徐進夫譯，《文學欣賞與批評》。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民國77年3月，11版。
4. 《聖經》（新標點和合本），香港：聯合聖經公會出版，1988年。
5. （瑞士）容格著、馮川、葉戈福等譯，《心理學與文學》。臺北：久大文化公司，1990年5月。
6. （加拿大）諾思洛普·弗萊著、陳慧等譯，《批評的剖析》。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年4月，3刷。

Hwang Chun Ming "Sea Watching" an article Immortality Archetypal Study

Di-Fan Liu¹⁷

Abstract

In the "Immortality" of the myth archetype, the most common form of a story is the "Regress to the Uterus" that is to return to the origin of initiative life in the perfection, bliss and pure state. The protagonists of the story had to suffer hardship for a long time in their lives so that they would seek "to return to the uteru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opportunities for spiritual purification and rebirth.

In Taiwanese Novels, the plots in Hwang Chun Ming's "A Flower in The Raining Night" which had striking similarity with this prototype model could be seen as the first model. The researcher of this study will discuss from the three points of "long-sufferings in life," "seeking rebirth," and "returning to Paradise."

Keywords: Immortal, the Myth Archetype, to the Uterus , Hwang Chun Ming novel , Regress to the rebirth

¹⁷ Taiwan Shou Fu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Chinese Literature Professor.

【作者簡介】

劉滌凡教授簡介：

男，江蘇省阜寧縣人，1956年5月出生於臺灣省高雄市。1978年6月畢業於政大中文系；1993年6月，獲高雄師大國文研究所碩士文憑；1998年5月，取得嘉義中正大學中文研究所中文博士學位。曾任教於道明中學、中正預校國中部、高中部；曾任高雄餐旅學院通識中心國文副教授。現任臺灣首府大學國文教授。

1991年開始從事學術研究迄今，發表論文數十篇。多半以西方文學理論來重新詮釋中國文學。比如以接受美學做國文教學的創新詮釋，過去幾年已發表四篇論文。近10年來，以神話原型來研究中國古典小說裏人妖戀的原型，成果有《長生不死與愛情的抉擇——從東方「人與異類戀」到西方電影「變人」的原型研究（臺北：文史哲，2005年9月）；博士論文《唐前果報系統的建構與融合》，已由臺灣學生書局在1999年出版；升等論文《道教入世轉向與儒學世俗神學化的關係》為博士後研究的成果，也由臺灣學生書局在2006年2月出版。